



日新 創刊號 (2003.8)

拾、  
心靈  
分享

# 生命之價值

江宗洋

(台東縣警察局陸務課課長)

有海洋的地方就有生命；有陽光的地方就有生命；有空氣的地方就有生命；有泥土的地方就有生命。海洋、陽光、空氣、泥土，是生命的母親，更是生命的故鄉。於是，生命哇哇墜地，終又靜默地逝去。起點是毫無端由的痛苦，終點是不可言喻的靜謐。而一切未靜止以前，總想盡方法活動。因此生命不是一個平面，不是一條直線，而是一座連綿在宇宙中的山脈，它有高峰，也有峽谷。生命是一片喧嘩，有喜劇，也有悲劇。

在生命的高峰上，它以直透雲霄的頂尖，迎送著晨曦與落日；它以睥睨一世的目光，橫掃著大千世界；它以擎天的手臂，擋住了凜冽的寒風，與雷電的突擊。在它的面前，熱情跳躍著，激動著，它是生命的歡呼，是宇宙的壯觀。而在生命的峽谷中，它以沈重的步伐，踩出悲哀的曲子；它以憂鬱的心情，忍受著無邊的落寞；它在辛酸的回憶中，收拾著從山巔飄下的枯葉，細訴著由樹榦穿過的月影。在它的心中，情感是一口不波的古井，它是生命的悲歌，是宇宙的插曲。

生命的高峰與峽谷，象徵著人生的光輝與暗淡，歡樂與悲哀，理想與現實，圓滿與缺陷。於是生命的種子，播種在生命的田疇裡，也生長在生命的田疇裡。一粒生命的種子，雖只能萌一次芽，但可以開無數的花，結無數的果。一粒完美生命的種子，決不會生長出殘缺的幼芽；同樣的，殘缺的幼芽，又怎能開結著

美麗而豐碩的花果？因而在生命的開展中，我們都努力充實人生的光輝，追求人世的歡樂，憧憬著綺麗的理想，期待達到功德圓滿的境界。然而在生命的波折中，我們卻時時又襲上悲哀的陰影，踏入現實的缺陷。這是人生的一個考驗，也是生命的一個逆轉。

當一朵結實的花朵將要凋謝時，正是無數生命的種子在生長。每一粒生命的種子，都會開花結果，但你不去辛勤的耕耘、灌溉，終有一天會夭折、枯萎的。因此在我們一生的奮鬥中，都有一個或幾個高潮。古人四樂詩中有云：「久旱逢甘霖，他鄉遇故知，洞房花燭夜，金榜題名時。」這莫非是人生最快樂的事，然而真正進入生命的高峰時，其中的勝境，又何止這區區四種感覺上的快樂？那是一種至情的洋溢，一種理性的光輝。

月有陰晴圓缺，人有悲歡離合；人生不如意事常十之八九，我們畢生究竟能有幾個高潮，幾度歡樂！卻大多是失望的痛苦、喪親的悲哀，以及寂寞、煩惱的長期糾纏。正如一座高峰，它的頂尖只有一點，可是它下面的峽谷卻蜿蜒曲折，綿延不斷。人生也是如此，成功的快樂，只有一度；而挫折的痛苦，卻接踵而至，無有絕期。

儘管人生是苦多樂少，生命的高峰與峽谷的深沈，都呈現在我們人生旅途，即使高峰只有一個頂點，而它的偉大卻可以掩蓋一切的峽谷。人生的苦樂不也正是如此嗎？沒有久旱，



## 日新 創刊號 (2003.8)

就不知甘霖的可貴；未曾流浪他鄉，便不知故友的可愛；不是寂寞芳心，就不能領略花燭夜的況味；不歷經十載寒窗，也就體會不到金榜題名時的興高采烈。人生奮鬥的途程雖然漫長迢遠，一旦登上成功的頂峰，再回首前塵，陣陣辛酸，也都化作滴滴的陳年美酒。所以播種生命種子的人，不是爲了現在，而是爲了將來；播種生命種子的人，一方面是爲了自己，另一方面又是爲了別人；生命的種子，是用自己的勞力耕耘，用自己的血汗灌溉。

我們把生命的種子播種下去了，並不是工作的完結，而是工作的開端。因此在生命的歷程中，有高峰，也有峽谷，而人生的奮鬥方向，就是從峽谷爬上高峰。我們匆匆的來世走這一遭，都希望不虛度此生，攀上生命的高峰，步入至真、至善、至美的境界。然而生命的高峰，不是平地拔起、懸空而立的。上蒼造人，並沒有使我們逍遙在快樂的頂峰上，而是把我們放置在黑暗的峽谷中，與罪惡、痛苦、慾望周旋。讓我們自己去努力、去奮鬥、去掙扎。誰能抵抗罪惡、忍受痛苦、克服慾望，誰就能從峽谷爬上高峰，否則便永遠在峽谷中沈淪，永遠在黑暗中呻吟。我們翻開史頁，斑斑可考，生命之價值，值得謳歌的不勝枚舉。

李商隱的無題詩中，曾有一聯千古絕唱：「春蠶到死絲方盡，蠟炬成灰淚始乾。」由此聯使人連想到那位千古奇才、忠義感人的諸葛武侯「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」的偉大精神。問春蠶何爲而吐絲？望蠟炬何爲而流淚？它們的出發點均是報以默默無言的，或許這是它們的天職，生命價值的呈現。

假若你問拿破崙何爲「生命之價值？」他或許會說「統治歐洲、統治世界」爲其生命的價值。假若你問一個敦儒仁者，他或許會以「廣施仁愛於世間」爲其價值。假若你問一個偉大的科學家，他或許會以「貢獻世界，貢獻人類」爲其價值。上述都可說是生命之價值，

唯因隨著一個人思想的差異，其生命之價值也不同。

春蠶絲盡而後亡，蠟炬淚盡而後灰，它們的精神何等偉大！雖然它們比不上拿破崙的叱吒風雲，但它們的精神又有誰比得上呢？不是嗎？生爲別人生，死爲別人死，殷殷精神，死而後已。「蠟燭有心還惜別，替人淚流到天明」，這種精神又是何等偉大，它不惜犧牲了自己去溫暖別人，照亮別人。

「人生自古誰無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」，這是文天祥公的仁義襟懷，所謂「不成功便成仁」，死有重於泰山與輕於鴻毛，爲國家爲人類而死的，這種我們是極願意犧牲的，因爲這是重於泰山之死，其生命之價值是超然的；反之，輕於鴻毛之死，我們不屑也不爲的。

陶淵明的作品、李白的詩、柳永的詞，雖然我們沒有看到他們在鳴放悲歌，然而他們心中的鬱結已不是用任何言語所能比喻的。他們有誰歌頌死呢？那些騷人、墨客們一方面詛咒生命，另一方面卻謳歌生命，這或許很矛盾，但生命正是如此。大丈夫生而何歡？死而何懼？祇要生得有價值，死得有意義，生與死又有何區別呢？

我們赤裸裸的來到世上，可是我們卻不能赤裸裸的回去。生命的種子，不是在期待中生長，而是在勤勞中茁壯；生命的種子，在不斷的生長，就是希望在不斷的實現，蒼天賜給我們生命，我們何其有幸？又何其不幸？環視當前政治混亂，經濟蕭條，是非價值及未來前景顯得混沌不明；儘管現實的人間，雖有缺陷、有痛苦，但我們要以風雨如晦、雞鳴不已的毅力忍受它、克服它，我們必須有「立地」的魄力，然後才能「頂天」，才能進入理想的境界，登上生命的高峰。這就是生命的二重奏——高峰與峽谷；這就是人生的單行道——從峽谷步向高峰。

總之，幸福的生活，璀璨的前途，是靠自

## 日新 創刊號 (2003.8)

### 拾、 心靈分享

己去創造；崇高的理想，偉大的事業，要自己去發掘，生命是充滿光輝的，雖然環境會阻礙於一時，可是並不能擺佈我們一生，當我們辨認清楚生命的真諦，便不再迷惑；在一段不該

揮霍的時光裡，曾揮霍著錯誤與悔恨。時間似水長流，而生命卻要歸還。怎樣經營，完全操之在我，生命是上蒼借予一用的資本，讓我們攜手並肩從峽谷走向高峰吧！ ■

